

CHLT 1060/4208

二
71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11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問日蝕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西邊而射出月被其

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程子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旣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

星之傍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爲日蝕在望則爲月蝕○邵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

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

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
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
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
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
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
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
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
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
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
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

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
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
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
破千古之疑矣○或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
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
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
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
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日在地中
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空處

進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
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
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
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
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
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
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
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有一物遮住其光
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日月之魄中間地是一
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

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
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問月受日
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
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
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
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日
蝕是爲月所掩月蝕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
好無蝕○曆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
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然聖人不言月蝕日
而以有蝕爲文者闕於所不見○問日月陰陽之

精氣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
非以今日已昞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
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
日月虧蝕隨所蝕分數則光沒而魄存是魄常在
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
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
一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蝕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
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體但其光氣常
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問自
古以日月之蝕爲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

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曆家有以
爲當蝕而不蝕者有以爲不當蝕而蝕者○問月
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
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
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
蝕矣

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
爲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潛室陳
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
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

如是曆家推筭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西山真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齊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為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睛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逆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

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以晦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

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畧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

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面人看見星隨天去耳○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問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曰只是

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或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雷電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

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
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
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
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
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
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
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
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
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

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
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
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
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
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
怒氣也氣鬱而怒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
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
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
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
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

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蛞蝓本只是薄雨
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
或爲妖或爲祥○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摩
訖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
過便散如雷公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
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
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問十月雷
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

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
物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
爲乎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背字曰
某人有此惡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
氏曰橫渠有言陽在內者爲陰氣所蒙而不得出
則震擊而爲雷雷霆是天地間義氣人爲不
善又適與之感會則雷震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
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爲石星
隕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繆

悠之說也

問雷者陰陽二氣相摩而成聲春秋有所謂震夷伯之廟不知陰陽一氣亦能震物也耶潛室陳氏曰雷震固是陰陽相薄而成聲然以陰陽之怒氣與沴氣適相值故震要之此等陰陽自虛而有自氣而形自聲而發自摩盪之甚也故人或見其形或拾其物此二氣相摩盪處小而言之則人間之灼火大而言之則雷霆之氣化若蛟龍之生物皆無而爲有也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

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蝮蝮之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

勢使然○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
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
多北風此亦可見○雨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
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
爲霧○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
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
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

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
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必
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
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趨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
數大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伊川
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
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
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昔聞王參議云嘗登五
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及夷堅志載劉法師
嘗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

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爲雹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物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兩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煙雲環

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露

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
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滃而成雨秋
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
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
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
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
日有影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

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

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

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

最妙須玩索這箇理潛室陳氏曰大率陰陽消長

消之氣却侵帶此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

些在欲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須兩

下侵帶些所以艮居八卦之中宜只是止萬物然

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物一

頭接震之生氣又為始萬物蓋震豈能頓生惟於
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些子氣了故至震方發
也○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
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

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
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
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
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
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問張子云陰陽之精互
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
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五峰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
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廷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

于地列于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
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
以剛為體其為氣火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
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其
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
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
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
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
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天地統是一箇大陰

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
 一日一時皆然○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
 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
 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陰陽各有清
 濁偏正○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陰陽只是
 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
 二物相對也○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
 行○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
 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大理人欲○陰陽不可分

先後說○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
 空闕處便是陰○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天地
 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
 氣周匝把來切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
 便是陰又切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
 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
 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
 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
 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
 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

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容而陰主又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

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輒去是也○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氣旣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

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

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其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

物備然後

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爲一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神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出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

下一字○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
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
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
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
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
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
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
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
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
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

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陰以陽爲質
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清
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火中有
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
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得五行之秀
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
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
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
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
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

四時而不言寒暑爾曰然○或問陰陽五行之爲
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
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意也復問這箇莫是木
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箇光也
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問
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橫渠說得好只說金與木
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則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
亦屬土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暖之氣
便是火否曰然正蒙云木曰曲直能既屈而返伸
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
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

之爲物水清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
於水之精於土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
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燥之反
澆而不乾也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也
者物之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此之
終也水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問
以質而託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
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
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
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
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癸都是這箇物事○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

生理大全 卷二十七 二十三

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
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問木之
神為仁火之神為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
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
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
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
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差
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
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

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
曰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大地
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
少分數耳○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
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
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
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
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
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為

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爲非有次第但言其
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爲火能生金惟其能
生是以能尅夫五行一也而以爲有生與行之異
則誠若近於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
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爲其根者氣也分陰分
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
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表者其氣
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
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稊而
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探其運行之常則木

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
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
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湏以成
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
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爲造化亦小矣此其一
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
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
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
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
而疏金寔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

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
大傳自天一至地十以爲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
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
行亦以是爲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經緯也今
必削其次第而但以得多寡爲說則是以五行之
質水木皆陽之所爲而無與乎陰火金皆陰之所
爲而無與乎陽旣乖生成之序復矣變合之旨所
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爲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
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
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

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

未安其

按水暖是火蓋

取旣生魄陽

此其二也若

火生金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爲序則曰木

火土金水若以相尅爲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

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尅相生也禮運曰

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

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

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

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

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爲之傷夏火之氣

盛則土爲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以
火則爲尤旺故能生金而爲秋此其相生之序豈

不瞭然甚明也哉按五行家金生於巳蓋辰之所

後成體而今但見夏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

說遽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爲踈矣月令以中

央土繼於季夏之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

土皆是此意與十干之序脗合自炎黃以迄于今

未之有改周子朱子蓋皆取之今一旦創立孤論

以行其獨見愚恐其不合乎造化本然之體也

蓋問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

是質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

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

質之序如此潛室陳氏曰五行始生謂太極流行

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

差剛故居次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

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成四時之序即五行

之序也

臨川吳氏曰十幹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爲六十不

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

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

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爲水辰戌丑未四支爲土而已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巳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爲木斯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之所爲也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春爲感夏爲應秋爲感冬爲應若統論春夏爲感秋冬爲應明歲春夏又爲感○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曾齋許氏曰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
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
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
一體一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
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
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
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
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
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

卯中而已中兌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
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
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
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
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
以歲氣起大寒者似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
非也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冥契先天始震終
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
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
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

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
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艮者可以分主
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天
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始如
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
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
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
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未
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
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

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
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於授大寒之初無
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爲次年
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啓玄子
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輒在○河圖言崑崙
者地之中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
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
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取嵩

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卽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高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

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繞直至太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卽今潞州春

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伊川云太行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或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略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

而來至長安而他錄作關中之若橫山之險

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山不生草木○東南論都所以必要

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

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

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

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

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

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

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

泰山此是一支又自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澤之流以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湘江之流

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淞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淞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未同○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

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為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在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

地理大全 卷二十一 三十三 一百八十

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爲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爲近中○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夔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

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問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

然漢高道南陽過鄜所以叩武關而關中無擊柝
之限既而從山東之師稍益以關中之士固守謹
關而項羽破圍入之及其領漢蜀之封地形少瘞
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險不可升之
勢而楚漢分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
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穀函何耶潛室陳氏
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項羽漢
光武安一自河南入為間道漢高祖桓溫
檀道濟劉裕一自蜀入為
險道漢高祖關中由中道入巴蜀為漢王巴而關
又從此路出定關中諸葛亮亦從此出師關
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

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
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
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
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
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邪
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
之場非帝之都也

九峰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
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
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

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日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爲衡山之脉連延而爲淺敷原者非也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卽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爲最遠惟

中國之河爲然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爲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水自然能生也

以下論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

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

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

始卯為陽中西為陰中也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

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

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後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左疾故晦前三

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後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春不盡盈虛消息一

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書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

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

又天地之常數也 ○潮之進速大小自有常舊

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

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

酉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口

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

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

朝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

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古洲馬氏曰禮記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

為朝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

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
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
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
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
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
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
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
刻刻爲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
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

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
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
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
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
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

潮信

新安吳勉學重校

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物見而為消水
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時安是物學重效漸移
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

職計

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
發節欬大暑昇則而臨創則常身不決其部姑曰
而必姤中姤月即水蓉而臍奇姤於大寒姤創而
臍坤望姤三日則具而必數再過中春月蓉水主
臍又而再至姑一臍臍而再周臍姤三日即主所
於日對臍必之臍數姤日姤六條三公條之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八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為精氣散為遊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
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
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問
鬼神之有無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為
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所謂吉凶

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朱子曰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

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魄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

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
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
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
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
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鬼神
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
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
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爲
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

皆自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雨風
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
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曾此則所謂不
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
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理也世
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
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
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
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
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

人迹此是如何或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
須是親見某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
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
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魍魎
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太澤是彼所居處人
往占之豈不爲祟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
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只
是如此說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
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

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
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
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
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
誠而已昔者李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
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
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詩張爲幻莫
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懼胥靡而從之聖
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徃徃習熟
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

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
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
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
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匪私利之
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
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
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担極聚散
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
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已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
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

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
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
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
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
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
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
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
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
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

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如
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
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
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
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
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
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
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
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
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歛後帖然無蹤跡

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
午以後漸退屬鬼以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
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
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
皆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論鬼
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
氏曰鬼神只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爲寒爲暑爲晝
爲夜爲榮爲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
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

性理大全 卷之五
天地造化萬物露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
也是孰爲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
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
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于人間是
孰爲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真氏曰鬼神之神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
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

以其造化神
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
見顯然示人也示古氏
字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
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

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

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此
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
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
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
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
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
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
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
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
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質旣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

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旣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入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生不識

念得

杜甫詩

理自相感

而已○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散之意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其以言難之謂天地
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
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
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
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
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
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
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

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
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
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
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愆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
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
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
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
况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
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
未嘗有言親見者

卷之九

神人傳

神人傳

神人傳

神人傳

朱子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理一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疑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疑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氣

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一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

之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

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

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

須有箇盡時一云醫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于天

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

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

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

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

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

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
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
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
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
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
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
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
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
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
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

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
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
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
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
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
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問伯有
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
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
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
皆不散○伯有爲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死之

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却用物宏取精多
 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問來而伸者為神
 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
 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
 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
 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楚詞終古之所之兮今逍遙而來東菴
靈魂之欲歸兮何須更而忘反問既屈之中恐
 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
 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
 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

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
 是皆有感格之理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
 又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
 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
 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
 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
 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
 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
 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
 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

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无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問鬼神便是精神

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

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爲神而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問生魄死魄曰

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先儒言口鼻之嗑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都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

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爲
主爲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
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
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
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
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
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
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有死魄莊子曰日
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氣之出
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魄

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嗟吸
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
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
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問先生嘗
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
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
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
也耳則如何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又問月魄之
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
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

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
金木之數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
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
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
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
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
死便氣散卽是這裏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
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魂散則魄便
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問
或云氣散而非無某竊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

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
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
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又問燈焰衝上漸
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
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死
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
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
生然非其常也○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
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
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尪

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
 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
 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橫
 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
 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
 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
 意思○萇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
 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問鬼神魂
 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

長弘化碧
 泥城之力

言
 言人可分而

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其竊謂以其屈伸往
 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
 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
 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
 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
 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
 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
 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某竊謂如中庸
 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
 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

鬼神天
地一理
人能順則

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爲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爲別矣○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此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

理合如此

一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嘗讀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旣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旣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

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之言是也○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爲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爲主者也伯有爲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爲聲於人何預又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真是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爲毛骨肉血者精也爲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爲萬物之靈非木石一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

人須分作四節看

合性與知覺為心

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為之也合魂與魄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受而言若但言氣大易何以謂精氣為神但言理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為心耶此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

○因論虛靈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會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魄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云精氣為物精是精血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卽是這兩箇物

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
一路做出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
裏面精血之虛靈知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
便是魂這虛靈知覺又不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
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是虛靈知覺人受
木之氣真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便是氣血神
便卽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
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
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

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
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
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
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
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
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真得
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
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旣成魄便漸
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旣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
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

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

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
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旣耗魂
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旣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
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
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
敬以炳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
之旣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
與神敬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
屈而伸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暱鬼神而求焉斯不智
矣○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
之魂氣旣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
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
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旣爲類骨肉又
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旣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
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
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
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

極有

誠有感必

制祀典
仁智合可以

往來不息

聖人所以

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

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

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
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
神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
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
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
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
祗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
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旣曰往爲鬼何故
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

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
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
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
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
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
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
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
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
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

性理大全卷之六
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
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
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
相關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
物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
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
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
的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麤了合當道
合有底從而有的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

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
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使
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
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
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
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
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
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
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
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

性理大全 卷二十一 二十七
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
一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
一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
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
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
不知此謂致生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
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
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嚮他便無了又問
齊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
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

一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
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尸○問鬼神之義
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
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
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
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
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
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
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
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

具以為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
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
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
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
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齊七日
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
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
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
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

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
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
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鬼神
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只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
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始為是言以設教
也○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
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
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
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
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

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

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

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
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
遂加詳密○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
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
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
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
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
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
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
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一后在天

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
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
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
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
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
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
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
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
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
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

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
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
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
氣否曰此氣只是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
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
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
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
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
用祭甚爽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
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

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
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
蓋衛徙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
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
爲繇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
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
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一作氣要之
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
難以言曉也○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

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乎饗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不知○問人祭祖先是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爲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爲天地之氣

他氣底毋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

也感他不得蓋爲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鉅鬼矣○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

故可以感○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旣是他一氣之流符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炳蕭祭腊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問祖考精神旣散必須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祠旣畢誠敬旣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

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豈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釁龜用牲血便是。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巫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

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

性理大全 卷二十八 三十一
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
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
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
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音馨薌音香
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
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
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
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取脾管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
亦不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
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絡
相關繫尤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
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已之精神便聚而
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
正合著實處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
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已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
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
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

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

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

一作祀

天地陰陽

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况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爲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誥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邀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
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
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
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
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
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雷今廟
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
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此氣過了○問祭天
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具表吾心之誠耶抑
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亦享時自家祭甚底

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
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
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
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
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
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
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蕪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
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
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

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鳥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鳥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

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

作怪棄常則妖興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

性理大全 卷二十八
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
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
心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
誠敬則天地之氣關繫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
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
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小大如
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
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
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

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
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
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問火主一豎也火而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
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卽
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
和則死○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
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

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死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

○問人死時只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

曾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八

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為終
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然矣吳映學重林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

嗚要善簡不喪其本且野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

曾齋信乃曰人主天賦問主喪常本之野豈謂遊野

朱指利之亦何越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

所稟歸虛却野式也野是天賦豈非只本指多稟

是曰收出限與天賦豈非不昧于曰肉主本命當

○問人必却只當既稟歸信多稟虛盡限無否曰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九

性理一

性命

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

也各有所當○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天之

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

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

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華陽范氏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

非虛語也○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

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
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
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
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
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
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
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
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
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
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
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爲
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
禮智人性之綱○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
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
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
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
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

性理大全 卷二十九
箇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
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
言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
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卽此道之流行賦予於
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卻亦有兩般一
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
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
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
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

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
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
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
於時爲秋物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
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
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
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
命猶令也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造化流行氣到
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
令他一般

魯齋許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臨川吳氏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
爲善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是人之德
孰爲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
也天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
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
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
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夫所生之民無不有是則人
所秉之彝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
之樂於爲善猶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
而已矣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
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
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
人之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
也○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
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
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

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
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
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
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
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
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
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
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
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
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
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
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
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
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
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
理一而見二

朱子
性圖

性善

性無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善

發而中節無往不善

朱子曰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
理謂性○性則純是善底○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性
入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
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
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
○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
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
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

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
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
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
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
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問性旣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
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世間只是這箇道理
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
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
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

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
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
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
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
有天下事都恁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
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卽理也如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
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
故曰心者性之郭郭○問性者道之形體曰性者
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

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
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
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因言
性如何是道之形體陳淳曰道是性中之理曰道
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
見得只就這裏驗之一作反性之所在則道之所
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
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劉砥問性物我
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
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

就已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叙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陳淳問心是郭郭便包了性否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

箇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分之內邵子忽地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又曰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於天地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體認如何知得程子謂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又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答張敬夫曰性不可以善惡名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

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
又何不可之有○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
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
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
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
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
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
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
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
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

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
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
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詳味此數語與樂
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
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
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
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
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
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

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
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
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爲天性
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
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
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
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
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
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
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

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
非真以靜狀性也晝景後復補其意曰如廣仲之
言旣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
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
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
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
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旣非妄又非真則亦無
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
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
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

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直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

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嘗以爲靜者性之直也○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

明乃性字安頓不著○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南軒張氏答胡伯逢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

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抵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即為道得是四者即為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為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

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
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
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
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
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
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
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
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
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
本旨也

西山真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
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
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
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
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
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
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

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
幾時分別出是人非物○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
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
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
養子之類是也人雖至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
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孟
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
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
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
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鉛

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
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
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
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
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
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
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
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

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盡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爲命命天

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爲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之性盜雞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事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

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
異○性者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
也○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
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改人之之字為性字姑兩存之○問
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
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
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
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
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
不善其習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

可及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論
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
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
理同以其一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
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
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
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
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
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

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
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
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
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
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
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
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
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
稟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
稟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

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
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
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
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一作以不則不能無
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貓相人
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問性為萬物之一
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
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問呂與叔云
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
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

性理大全卷二十九 七九

性理大全卷二十九
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日不
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
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
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
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
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喻人
物之性否曰亦善○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
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
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
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

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
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
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
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
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
間所以終難改○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
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
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
已○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
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

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

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網緼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

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
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
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
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
其理格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
闕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
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
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
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

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
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
條理○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
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
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
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
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
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
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
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

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今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與叔說孰爲親切

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卽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程子云人與物其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而曰同曰旣同則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

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
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獼猴形與
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爲怪如猪
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
此最難曉○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
子融曰程子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
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
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

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
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
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
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
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
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爲仁
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
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
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
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

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喻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徐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火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卽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卽是理有性卽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

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

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問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

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木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鷓之類是也唯草木都

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池本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樂庵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

性理大全 卷二十一
臣之義睢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鶴鷓
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
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南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
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
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
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
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
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
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

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
於此也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
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
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
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
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
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
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
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

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
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
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
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
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箇道
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
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
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夫抵性只是理然人
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
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
理成這性所以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
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就孟子志氣之帥句
掇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
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
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物異物得氣之
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
爲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
耳

